

海上訪客——國際競逐時期的臺灣海洋圖像

十六世紀是一個大航海時代。上個世紀之末，伊比利半島的狄亞士、達伽瑪東航與哥倫布的西行，啓動大西洋沿岸國家分東、西二路包圍世界的意圖，葡萄牙海員於往返日本途次，以 Formosa 稱美臺灣，此後通過臺灣附近海面的航路亦隨之漸增，臺灣地理位置漸爲西人所知，一五五四年，羅伯·歐蒙（Lopo Homem）便首次將臺灣標入世界海圖上，與隨之昂揚的重商主義狂潮，臺灣開始成爲東西方勢力匯集之地。

西班牙領有菲律賓後，基於宗教熱誠，爲使更多東方人皈依天主，並追求貿易之利，開闢中國、日本與馬尼拉間的三角貿易，一五九八年，爲擴展貿易範圍，遂進兵臺灣，終因暴風作梗，無功而回。二十餘年後，菲島的西班牙人爲防備日人南侵，反擊荷人巡弋台灣海峽，深感領有臺灣之必要，乃於一六二六年，佔領基隆，二年後領有淡水，完成對北臺灣的統治之舉。

十六世紀中葉，荷蘭「沉默者威廉」（William the Silent）發給武裝民船具有交戰員身分的特許狀後，荷人便積極開展「海上無騎士」的侵略性格。一六〇三年，荷蘭海船在南洋柔佛海面截獲葡船一千二百緞生絲，次年運回阿姆斯特丹拍賣獲利二百二十五萬盾，巨大利潤使得荷人渴望與中國互市貿易。翌年，韋麻郎率船隊自大泥啓航，前往澳門，欲與中國直接互市貿易，因暴風大作，轉向東航，遂前往屬於泉州府轄下的澎湖，沿海私商因利益之故，乃與停泊澎湖荷人「潛載貿易往市」，荷人在澎湖貿易活動隨之展開，終因明政府以武力強力干涉，但在澎湖的一百三十一天的「潛載貿易往市」，使得荷人欲在東亞海域取得一貿易據點之心，更爲熾烈。十年後，平戶商館館長布勞韋爾再行提議攻取臺灣，作爲中日貿易中轉站之迫切性。一六一九年，荷人爲壟斷東亞貿易，乃與英人共組聯合艦隊，巡弋臺灣海峽，截捕西葡商船，阻撓明船前往澳門、馬尼拉貿易。一六二二年再有出兵澎湖之舉，明朝官員因戰無必勝之把握，爲向明廷邀功，默許荷人以領有臺灣作爲退出澎湖之交換，臺灣成爲荷蘭殖民地集合屬東印度公司在東亞重要商館之據點。可見，荷人欲佔領臺灣是爲取得通商據點，對抗西葡之競爭，全力發展對中國貿易。自此，西方殖民者爲謀求與中國通商，鞏固殖民勢力，臺灣成爲必爭之地。

當此之時，東方的日本自豐臣秀吉時，即將臺灣視爲對外擴張的主要目標，臺澎成爲日船匯集之地。十七世紀初，江戶幕府建立後，德川家康便將臺灣納爲對付西班牙及中國的最佳據點，隨即派遣一個商業代表團，希望與原住民建立通商關係。但在一六一〇年代，江戶幕府深感基督教的活動對幕藩體制形成巨大威脅，並爲阻止西部大名因海外貿易，蓄積實力，而對江戶幕府統治權產生衝擊，遂在一六三〇年代陸續頒佈「鎖國令」，退出東亞國際競逐的舞台，隔絕對大西洋沿岸國家挑戰的回應，使日本國內免於外力的衝擊而暫獲平靜。

明政府長期與倭寇對戰過程中，明白臺灣戰略地位；海商武裝集團將臺灣視爲沿海商品經濟發展的轉運場所。臺灣在東亞海域複雜與詭譎局勢中，已成爲國際競逐的目標。

正如學者研究指出：十六、十七世紀之際，臺灣正處於葡萄牙船航向日本，中國船航向菲律賓，日本船航向南洋，以及西班牙船利用黑潮往來於墨西哥與菲律賓之間的諸條航路上。倘若我們擺脫傳統冊封體制、華夷秩序的「大陸觀點」，從海上貿易活動、海上航路的接續點及各國勢力在東亞的競逐觀點來看此時東亞

國際秩序，東亞世界的中心非在大陸，當在美麗之島——福爾摩莎。(中央日報
90/8/9)